

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
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
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托馬與人字
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
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者不破也
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
螢鼠化蝙蝠何所不入於機者言歸於
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
傳也不知其盡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

外篇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異足為哉雖不足
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
者莫如弃世弃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異足弃而生異
足為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
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及以相天

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
幾兩履一口身張是也知之所無奈何
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
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

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死亡者
有之矣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
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其為不
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
免於自累非弃世不可也弃世者非避世
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
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
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
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
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
其生者不待遺弃而自遺弃矣精復者精
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
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
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
能移精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
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
形精字不同反猶運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乎
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夫莫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
焉得而上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
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
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
全其神無御物異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
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
乎其會中是故運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
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
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鎗干雖有伎心者不
怨飄死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
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
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
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

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
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為也此
語似為迂闊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
便可見貌象聲色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
皆拘於形我者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
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
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
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
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
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
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
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
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
故曰物焉得而二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
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
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
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
物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
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御無間也在內者既
全而無間則外物莫自入焉運物而不惜

言雖為物所運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也
醉者陸車之喻極為精審藏於天故莫之
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所謂無為
是也鍊干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怒之者
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
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
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
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
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
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
根皆為六賊況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
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為者
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而無容心耳如
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振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振之也吾處身
也若操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僕又人之謂乎

承蜩持竿而拈蟬者也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入神矣郭象下兩節傳釋字亦自好極株拘今所謂木格也極株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疑定也。嘗承蜩之時其身如木極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二也。凝於神疑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病僕背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鱗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矜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鱗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沒人洒而入水也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爲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爲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鈎帶爲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矜矣矜矜之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篳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拔篳掃箒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篳以持門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羣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胃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爲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於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

於動也。禁立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稿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蓋此三句則可名為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感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惟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以畏塗喻惟席即蛾眉伐性之芥之意。此示人室慾之戒。莊子此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為之首肯。此豈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苑曰。汝美惡死。吾將三月。據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尻手彫俎之上。則汝為之手。為燕謀曰。不如食以據藉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楅之上。聚俸之中。則為之為燕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燕者何也。玄端冠也。據筴養之也。尻楅之後也。豚楅。筴也。楅机也。机之有文者曰。豚楅俸曲也。

曲而可以聚物者。春官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脯熊蹯不熟。殺之。寘春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春薄之中。亦甘心焉。即退之所謂處行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為燕謀如彼而自為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語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寘有鬻戶內之煩。壞雷寘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驟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段與枉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談論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滯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沈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鬻亦神名也。煩壞。養壤也。雷寘亦鬼名也。倍阿。鮭。蠶。屋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泆。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也。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之神名也。萃。小丘。埋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傍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稱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今曰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驟然笑之貌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紀消子為王養。聞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鷄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感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而感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憊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

此言疾視而感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鷄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鷄以為喻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汨流也故

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巳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湯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技形體也嘗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鐻似夾鐘此雖注家之說然鐘以金為之豈削木所能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鐻鐘鼓之拊也是乃筍簾之類所以懸鐘鼓也筍簾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極其精巧者

工記中可見猶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為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技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鈞御馬而打圍也鈞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為的切極為端正

工倭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枉

到此又散說數句倭為共工故曰工倭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為圓也言工倭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

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地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為喻非謂其實為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

○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為圓必先取方便見

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枉不拘礙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道之適也

適安也是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

曰忘足忘要會猶適也適道而至於適則

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

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

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足初踞

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著之既久不

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

人之常情而論乎適須自體究便見得莊

子畫物理處

有徐休者踵門而詫于扁慶子曰休居鄉不

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過世實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

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為子曰子獨不聞夫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仿

徨乎塵垢之外道遺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

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

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

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軀背跛蹇而比於人

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

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

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

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

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

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

惑而來矣又與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

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恐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應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

無驚乎哉

實於鄉里捕養於鄉里也明行自別於汙

俗也飾知驚愚修身明行言其有心求名

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

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

於我歎落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

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

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時之學者

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

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李

外篇山木

唐 著 林 希逸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墜子殺厲而烹之墜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與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屬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管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忘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集言之矣今添厲以不材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也用捨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為則有心矣無肯專為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為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為人所指議有心於事為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眾賢者於此特為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慮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為奸為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曰人何